

# 妈妈的桂花糖

□李莉

金秋八月,金桂飘香,集市上的桂花热热闹闹地上市了,整个菜市场都浸在香甜的桂花香里。

每至这个时节,妈妈便会拎一袋香灿灿的桂花回家,一脸笑容地对我 and 弟弟说:“孩子们,来,拣桂花梗喽,我们来做桂花糖”。

我和弟弟洗净了手,妈妈把米粒大的桂花摊在白纸上,我们便将藏在桂花里的桂花梗和小叶片拣出来放在一边,在浓郁的香气中,我们一边说笑,一边劳动,十分快乐。当去除杂质的桂花一片金黄地铺在我们眼前时,我们的手上都余留着淡淡的芬芳。我和弟弟将手放在鼻前闻了又闻,认为这香便是劳动后的馈赠,心里十分喜悦。

妈妈将桂花放在细密的筛子里,用流水洗净,然后装在盆里,和上一点盐,腌制起来。两小时后,妈妈用洁白的纱布包住腌好的桂花,用力将涩水挤出。纱布里的桂花便干

干的了,倒进碗里备用。

妈妈找来一个玻璃瓶,洗净擦干后,在瓶里铺一层白糖,再铺一层桂花,这样重复循环,直至将瓶装满,妈妈将瓶密封。我和弟弟急不可待地问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桂花糖,妈妈说,一周后,等糖和桂花的香味彻底融合了就行了。

一周后,妈妈在我们期盼中打开了瓶盖,那沁人心脾的香味便从瓶里弥漫开来,妈妈用小勺分别舀了一勺桂花糖放在我们口中,那糖带着桂花的香味便在口中绽放开来,香甜一泻无余,浸润心田。

我和弟弟纷纷赞叹,桂花糖比一般的白糖好吃,又香又甜。妈妈便慈爱地说,普通的白糖,只要加入桂花,便成了美味,你们以后也要学会用美好的东西点缀生活。我和弟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以后的日子里,那桂花的香味便陪伴了我们整整一年。渴了我们吃甜滋滋的桂花糖水,早上吃热乎乎的桂花馒



头,周末吃甜润润的桂花汤圆……在妈妈的亲情呵护下,我们在香香甜甜中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时光荏苒,已身为入母的我,也会制作桂花糖,学会将美好存放在瓶中,留待今后的日子同亲人们慢慢享用。我每

年都会给妈妈送去一瓶自己制作的桂花糖,让妈妈的日子与甜美相伴。

这时,成人的我也理解了妈妈的话。是的,我们都要学会将美好渗入到平凡的生活,把每个平凡的日子打造得芬芳甜美。

八岁之前,我的体质特别弱,三天两头感冒,有时候还发烧,烧得浑身无力。也因此,我印象中最经典的画面就是捂着被子躺在奶奶的土炕上,奶奶守在我的旁边,一边给我按摩,一边问我吃什么。

感冒的时候,虽然胃都被药浸泡了,觉不出想要吃什么,但是我都会说出“姜丝挂面”四个字。

奶奶笑笑,然后就直奔厨房了。我躺在炕上,眼里满是无助,望着汤顶上发黄的报纸,我努力地念着看得清的字,念着念着,我就嗅到了一股香香的味道,然后我就看见奶奶用她的兰花瓷碗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丝挂面。奶奶一边用她那三寸金莲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边喊着我:“吃碗姜丝挂面,吃完了,出汗,就好了。”

我强忍着病痛从床上坐起来,咧着烧干的嘴冲奶奶笑着。

奶奶总是执意要喂我,她一边把挂面卷到筷子上,一边用嘴吹着热气,然后喂到我的嘴里。细细的龙须面,嫩嫩的姜丝,再配上一点点醋,热热地送到胃里,病痛也便去了一半。当然,如果要是发烧只是单纯感冒的时候,奶奶还会给我煮一个荷包蛋,那时的鸡蛋啊,是家里最好吃的东西,也只有我才拥有享受的权利,其余的,就都卖钱贴补家

## 姜丝挂面

□魏亚丽



用了。

后来,大些了,我的身体也强壮了些了,同时,我也离开家开始住校了,但是,姜丝挂面的香味却一直缠绕在胃间,让我没事就要跑回家向奶奶索上一碗,而奶奶,也因为有我这个粉丝,很是骄傲。

上学,工作,嫁人,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生孩子做了妈妈,我才回到老家,回到奶奶的身边,那时,奶奶主动担负起了照顾我坐月子的任务,每天早晨吃完饭,还没过两个小时,奶奶就会给我再端上一碗姜丝挂面汤,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月子里的姜丝挂面汤有了较大的油水和两个鸡蛋。奶奶说,孩子要喂奶,你必须得多喝汤,多吃营养的,这样,孩子才会结实。

我点点头,说好吃,而奶奶依然是坐在我的旁边,满眼慈爱地看着我,她说,好吃,就一直给你做,别吃腻了就行。我使劲儿地摇头,我想,怎么会吃腻了,这样的美味,只有奶奶才能做得出来。但是,前年,我这道美味消失了,因为,奶奶走了,她走的时候,把我的美味也带走了。

# 故园秋色



□彭湘

秋,是暖色的。

湘北的一个小山村,铺撒着一望无际的黄,淡淡稻香氤氲开来。赭色松软的田间土,已经被成熟的稻子撑得饱满,泥土,似乎在此刻将要膨胀出来,都显出比往常更多的坚实。已干涸的田地里,有了秋日暖阳的打磨,呈现深深浅浅的裂痕,上面不时有几只黑色小点在移动,那是蚂蚁匆匆走过,暮秋来临,田间万物也显得更加忙碌。

沉沉的稻谷,蓬松的茅草,交织着农人的身影,收割,脱粒,浸透汗水的稻谷,几天后,就被各家各户收回家了。一片黄色,已经化成了田里高低不等的禾苑,有经验的农人重复着先人们的动作,割出来的禾苑是齐整的,一排望去,

似乎是干瘪了的小树桩,还在奋力地立着身子。

这时,秋暖的日子,老人挎着一个小竹筐,在收割后的田地里拾穗。童年的我,蹦跳着,迎着那轮苍黄的落日,跟在老人后面絮絮不止。远处是碧朗的天空,落日悬在空中,静穆着,空旷的天地下,踩着松软的泥土,一切是那么自在、散漫。

拾到稻穗否,现时已经忘记,脑子里却浮现着一个佝偻的灰色背影,旁边的小孩在调皮地踩着影子,来回背着晚霞的光辉在奔跑,偶尔几只白鹭在田野间掠过,扑落飞扬,渐渐地又消失在茫茫远山中。不曾料到,多年后的秋夜,一辈子在农家,辛劳的她,如同落叶般走完了人生的征途,悄然地离开,期盼上苍赐福给可怜的老人,在那未知的天国。

那些岁月,秋阳中的农人,很少会与小孩子一同分享那蓝天、白云,忙得透不过气来的农事,已经让不再坚实的肩膀更沉重了。看着小孩子茫无边际地追逐,一阵足音,一阵笑语,田间的农人,多的是几分嗔怪,或者,点着烟袋,憨憨地笑着,瞧孩子们一路欢快。这时候,也是他们难得的一分清闲,在奔跑孩童身上,似乎能看到明日的一点希望,怀想着另外一种新的生活。

农人,在这片土壤中耕耘着,过着一种宁静而执拗的日子,土地,永远是他们舍弃不了的归宿,或许也是最美的归宿吧。饱含辛酸的岁月,就这么日如一日地过着,面朝黄土,躬身劳作,朴实的人,用缄默的姿势完成了他们对土地的信仰。田地里深陷的脚印,

或许,那是大地上最勤劳、谦逊的文字,流淌在后辈的心里,直至血液里奔涌。

黄昏了,在经过有着水墨般清晰明亮线条的午后,暖秋渐渐收敛了热情。路上,慢腾腾归家的老水牛,落下了一天的疲倦,它也读不懂秋收后,主人仍在土地上刨着,如此乐此不疲。远方,落霞,在天边洒染了一幅炫色的图画,映在那已经快枯竭的河水里,一片暗红色,似乎在水墨里跃动着。水边的山头,有半壁被红色映照,阵阵秋风悠悠地拂来了,在提醒着路人,秋,快要落幕了。

树树秋声,看着那秋色,故园已经在望。

秋意正浓,草黄木落,归云去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刻在心头,那是无法停止的念想。

## 征稿启事

为了给东部城区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特开辟《舜华堂》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东城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东城地理”主要介绍高新区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主要介绍高新区名人一些不为人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投稿邮箱:qlwbjrgx@163.com。